

述而批评丛书 第二辑

迎向 热情消逝 的年代

刘欣玥 著

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述而批评丛书 第二辑

刘欣玥 著

迎向 热情消逝 的年代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
景

Horizon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迎向热情消逝的年代

刘欣玥 著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张晨

营销编辑：杨朗

装帧设计：安克晨

出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版：北京百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8.5 字数：171,000

2025年3月第1版 202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67.00元

ISBN: 978-7-208-19233-1/I·218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迎向热情消逝的年代 / 刘欣玥著.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 -- ISBN 978-7-208-19233-1

I. I207.42-53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4ZC6195 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刘欣玥

1990 年生于广州，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 20 世纪中国大众文艺、中国当代小说批评与研究。入选上海市“晨光计划”。

《漫游与追迹》

丁茜菡

《时间是一切事物的后记》

方岩

《偶然的诗学》

顾文艳

《走向他人》

胡桑

《先锋诗歌的转折》

贾鉴

《非批评》

金戈

《迎向热情消逝的年代》

刘欣玥

《现实的重力》

王辉城

《当代小说诗论》

谢尚发

《小评论》

周立民

《字里行间的时势》

朱羽

文
景

Horizon

上海文学批评的青年力量

——述而批评丛书第二辑序

新的时代发展引领文学创作的转换，青年作家、批评家如何面对时代变化中的价值和精神问题，如何以创作和批评的方式发出青年一代的铿锵之音，文学在深度参与现代化建设时，如何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上引领潮流、创新方法、更新观念，更好地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文化的作用，这是批评面临的新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艺评论的社会功能，强调：“要加强和改进文艺理论和评论工作，褒优贬劣，激浊扬清，更加有效地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上海的文学批评一直有非常好的传统，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评论家，引领时代风气，积极参与并带动了当代文学的进程。斗转星移，薪火相传，述而后作，传承创新。新时代以来，上海出现一批年轻的文学评论新人。2018年，上海作协积极推动“述而”批评丛书的出版，集中推出11名出色文学批评家的作品，引起社会关注。把青年新力量的队伍吸纳进来，文学批评新力量会迎来很大的转机。如今上海又一批年轻的文学批评新人脱颖而出，有的是作协成员，有的是高校教师，有的是媒体中坚。为进

进一步加强上海青年评论家的影响、培养上海青年评论家队伍，我们继续推动“述而”青年批评家丛书的出版，希望聚集目前上海最具影响力和潜能的年轻批评写作者，精选每一位作者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批评文章，再推出一套能够全面反映当下上海青年文学评论整体风貌的精品文集，集中展示这一批评家群体的成就和风采，也展示上海文学批评的新发展与新收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青年批评者正在新的科技基座上思考人文，推动人文，书写当下，思考未来，努力做时代的同路人与风向标，对新兴的文学现象进行客观判断，展开有效批评，提出前瞻建议，发出与时代息息相关的声音。

批评随时代而变。当代文坛，创作繁荣，色彩斑斓。塑造当代文学格局的，不仅有风格各异的传统文学期刊，更有引领青年创作风尚的新锐杂志；不仅有传统文学及其出版机构，网络世界的文学平台则更加丰富多样，自媒体、文学社区、网络文学网站等，共同组合出当下文学版图的样貌。随着网络文学的繁荣和网剧等新的艺术题材的兴起，第二辑“述而”批评丛书跟第一辑一个很大的不同，是除了收入传统的文学批评文章，还有意收入了网络文学及泛文学（如电影、电视剧、网剧等）批评的相关作品，在重视传统文学批评的同时，引导读者关注和思考网络文学和泛文学的发展，为日新月异的艺术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文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广大文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青年批评家勾连现在与未来，是最具有潜力的创造性力量。在现代性进程内部有效改造中国传统文论，走出书斋的象牙塔，迈向时代的十字路口，走出内循环的舒适区，在世界性的合唱中加入中国批评的声音，亟待我们直面与践行。“述而”批评

丛书第二辑的出版是这份共同努力的一部分，希望能取得有益的社会效果。在新时代的引领下，上海文学具有更加开放创新、流动多元、跨界共融以及面向世界的品质，我们要用全球视野重新认识和深刻把握脚下的热土，进一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文学的方式书写上海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生动实践。未来我们将进一步促进创作、打造精品，用系统的观念全面梳理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学话语和叙事体系，继续赋能文学、提升价值，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高品质的文学供给，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书写文学篇章、贡献青年力量。

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

马文运

目录

辑一

失败艺术家的肖像画	3
迎向热情消逝的年代	27
说吧，今夜我们去向何方？	31
我们与小镇的距离	39
文艺青年、“80后”写作与“自我”的历史动能	49

辑二

乌有之蛙与新南方语言	87
“家变”与“世变”	105
再见路小路，再见	125
永诀的，重逢的	129
折返 1990 年代	135
当我们再次走进动物园	146

辑三

街区闲逛者与昨日的遗民	169
消失及其所创造的	175
大潮，微声与群像	185
如果种子不死，如果故事一讲再讲	196
信与疑与真	204

辑四

世上或有不散的筵席	221
小说的趋光性能够穿透深渊	227
重返一个分裂时刻	232
在幽闭的季节深处	244
1933 年的时间流亡与青年狂想	249
她从死灭里造新的躯体	258

辑一

失败艺术家的肖像画： 张悦然的“艺术情结”与1980年代的“精神难题”

一、两组“失败艺术家”的肖像

这个男人的手里没有拿画笔，在空中，像荒废了的树枝，干涸在这个云朵密封的山坡下面。他还能再画吗？^[1]

或许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的天赋被悄悄地收走了。再次站在画布前面的时候，他的内心产生了一丝厌恶的情绪。一点灵感也没有，什么都不想画。^[2]

我已经开始老了……早就没什么创作力可言了，写的诗都带着一股腐朽的气味，我知道那些年轻诗人怎么想，他们想，嘿，这老家伙早就过时了，可是自己不知道，还在那里孜孜不倦地写，真是可笑。^[3]

[1] 张悦然：《葵花走失在1890》，作家出版社，2003，第159页。

[2] 张悦然：《动物形状的烟火》，《收获》2014年第5期。

[3] 张悦然：《茧》，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第374页。

在重新阅读张悦然的过程中，“艺术家”作为反复出现的人物群像进入我的视线。从处女作短篇小说集《葵花走失在 1890》中以凡·高故事为原型的同名作，到在《收获》杂志发表的画家题材“姊妹篇”《动物形状的烟火》《天气预报今晚有雪》，再到近年引起批评界热议的长篇小说《茧》，画家、摄影师、诗人与小说家等从事艺术创作的人物光谱在张悦然笔下从未中断。^[1]更准确地说，正如前文摘录的小说片段所提示的，张悦然对于艺术家失去灵感、才华与创作空间后的“失败处境”和“悲剧意味”有着特别的关注。这三段文字的主角分别是陷入疾病与痛苦的荷兰画家凡·高，在名利场中迷失的青年画家林沛，以及过气、衰老的 1980 年代的诗人殷正。如果要给这里的“失败”做出一个界定的话，这些艺术家遭遇的“失败”，是“艺术”灵感的枯竭、精神的衰亡与孤独。他们在尚未步入物质、日常生活意义上的穷途末路前，就已经为张悦然所锁定。

“他还能再画吗？”这一忧虑艺术生命难以为继的发问，不妨视其为张悦然小说中具有隐喻意味的“问题”和“叙事动机”之一。这个问题，又经由不同作品的反复演绎，进一步暗示着张悦然本人的精神、思考中许多尚未被照亮的角落。比如，应当如何理解张悦然的“艺术情结”？“失败艺术家”携带的现代艺术家及其艺术生命的病症和困境，是否可以落实到作家更隐秘的历史经验与精神结构中？希利斯·米勒曾在《小说与重复》中提醒人们

[1] 如果进行一番简单的“考古学”发掘，会发现这类的艺术家形象中尤其以画家居多。除了《动物形状的烟火》中的林沛与《天气预报今晚有雪》中的蒋原，在张悦然早期的创作中，还有《毁》中的毁，《霓路》中的小野，《葵花走失在 1890》中的凡·高，《领衔的疯子》中的晨木、凌凡，《红鞋》与《小染》中的父亲，《水仙已乘鲤鱼去》中的陆逸寒等。

留心小说里的“重复”现象，因为许多文学作品的丰富意义，恰恰来自诸种重复现象的结合。作家在不同作品中对主题、动机、人物和事件的有意味的“重复”及小说内外的复杂互动，向我们提示了一条进入作家精神深层、价值结构的“秘密通道”。^[1]事实上，在以往对张悦然的阅读与评述中，这一隐喻性的“重复”一直被忽略，作为张悦然独特书写经验的“艺术（家）情结”几乎从未引起注意和讨论。这或许可以帮我们抛开媒体和批评家关于“80后”“代际”或“小资产阶级”的种种惯性思路，^[2]构成为张悦然寻找新读法的一个起点。

根据张悦然本人的解释，对于艺术家作为写作题材的“偏爱”源自生活与交往经验的贴近，“画家、艺术家是我比较熟悉的群体”，绘画、摄影等艺术技巧也“通过一种隐没的转化，来到我的笔下”，“给我的写作带来很多启示”。^[3]但如果我们能跨过对表层化的“经验来源”与“技巧转化”的关注，就会发现一个更加值得追问的问题：张悦然为何唯独对艺术家的“失败”姿态念兹在兹？为什么她笔下的艺术家总是走入艺术与精神的绝境？在《80后作家，文艺的一代》一文中，批评家岳雯同样注意到了这种“作家、

[1] 参阅[美]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王宏图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2] 受到媒体和批评话语的持续影响，今天的文学界在谈论张悦然的小说时，往往很自然地引向“80后”代际写作的话题。我们承认基于这种“共识性”的解读与思考依然有效，但一个同样难以否认的事实是，一旦张悦然与“80后”、小资产阶级、都市女性等“关键词”发生习惯性的捆绑，无论对作家作品内部的丰富性，还是文学评论的想象力，都是一种遮蔽和损伤。

[3] 参阅张悦然、霍艳：《“80后”的文学对话——霍艳访谈张悦然》，《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3期；张悦然、李壮：《放逐是对虚无的反抗》，《萌芽》2016年第5期。